898
209

經義考

孟子 爾雅

羣經

三十九、四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 目錄 一五六
函 三の
架 二六
號 ニ七
册 四八

三十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 六

吳氏 迂 孟子年譜

一卷

佚

季氏 本 孟子事蹟圖譜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畧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898
209

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自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惟曰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爲燕君噲七年齊湣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爲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爲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爲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爲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爲齊宣王事故其修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

年以合潛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潛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即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為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謚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為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即周愼靚王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還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為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為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潛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潛王十年通為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

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乎公元年周愼靚王五年乙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十年孔子之卒十年孔子思仕魯爲臣雖當繆公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年纔六十而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未必親見子思也孔叢子等書及趙岐注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十以上之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史記爲臆說哉自魯繆公十五年訖平公元年實七十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爲矣若以見梁惠王之年爲年七十則其生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尚強但距臧倉之沮爲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即梁惠王稱孟子爲叟而知其年逾六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以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則魯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閒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

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鬨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爲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平陸儲子爲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爲說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瞯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閒也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失伍而孔距心受爲己罪以告宣王王亦歸罪於己似可與有爲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爲厚賢之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皆以爲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君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論之郜爲宋滅其子孫爲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

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贐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爲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遣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爲前日以宋與薛爲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爲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爲父母之邦將因大國以爲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既又有鴻雁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啓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恥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歎其不仁而他日爲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爲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閔任爲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亟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於上宮蓋

在此時、文公問爲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爲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爲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

滕界齊楚大國之閒、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爲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效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爲當路於齊加

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爲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鄰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宮明堂之問、皆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一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爲卿於齊食祿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疎已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

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
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
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爲妾婦之
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曰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
惑乎王之不智蓋爲此也但一日卽有萌生所以猶曰有
望焉故設爲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
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鄒反於
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驩
寵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乍從之至齊尋亦進用
爲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但戮一盆城括而已
用人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閒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
於崇凶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
言他其情態揜護禍向之徒不啻陽興矣既又有故國世
臣昔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讐之
說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
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爲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
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日爲卿受祿可知矣宣王方
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他時流同私問燕可
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爲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
伐燕之疑齊旣伐燕勝之以問孟子則爲之設爲取之與
勿取之二端正爲齊宣不能爲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
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
謀衆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慙陳賈爲王見而解之
羞惡之端又爲小人所過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

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蚔盡以士師諫去之爲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爲仕不受祿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棠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爲己慮而不及子思爲隱儿之臥以絕之既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爲小人淳于髡顧以名實未加而去爲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諸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爲無據但誤以伐燕爲湣王事耳燕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爲王時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迴久之而後去綱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專也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而臧倉止之其毀之說以後喪踰前則知孟子至魯在喪母之後久矣適值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取南陽而以爲不可但能以當道志仁之說規慎子而於平公固不遇也既無所遇而亦且老憂世之心則未忘也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秦楚搆兵

連年不息宋牼將之楚遇於石丘邱牼之言一則曰楚王二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搆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爲桀宋也如果爲桀所爲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即臧倉沮魯平公之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內無所事於久居矣或以齊楚惡而伐之爲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爲證則其時距赧王四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言一十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其後自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書於致爲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畧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宋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考與通記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而皆以耄耋之年子思猶事魯

君、孟子再入宋國有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道遠殆有死而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井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強求鑿索次第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苟予豈好辯哉

譚氏貞默孟子編年畧

一卷

存

貞默自述曰孟子行事欲編次歲月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問人曰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也蓋孟子不見諸侯四十以前居鄒教授弟子時事非在齊梁閒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薨見梁襄王去梁適宋見宋偃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閒見諸侯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竝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鄒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爲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邾安得爲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鄒孔子鄉即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鄹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

以邑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爲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爲鄉也梁王不稱臣不爲鄉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爲異邦非本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諛魯平公則曰君奚爲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同食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欲使樂

正子爲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爲故邾故鄒之別于古籍說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卒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爲一王兩伐燕爲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乃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爲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伍之後見春秋者滕侯敫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

卷二百三十六

戴公原卓公寧頃公結穆侯虔母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紀述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糜元公弘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爲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謚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并田之效畧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穀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魄不知其爲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

其言自左更不知大人為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潛王走莒法章復國為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潛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為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殽說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同塋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稱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強立不反之日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閒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為孟孫氏後學者或疑之愚獨以為信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友匹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遡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為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

曾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畧見於句字閒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仉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也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卷

存

若璩自述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畧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為鄒人晚始遊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吳氏萊述孟子家記

一卷

佚

吳氏萊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

佚

萊自序曰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寘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

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畧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竝稱百家雜說渾殽之矣豈太史公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子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故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惛畧見劉向說苑所載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瞀儒嚾嚾然畧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子思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駾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

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没者久所謂溝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況鄒衍奭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子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宋濂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孟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顧炎武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又曰名不害秉台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牟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揚雄曰按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兗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內季孫豐城伯子叔贈豐城伯子叔贈承陽伯凡配享一人從祀一十七人

王充曰淵潁吳氏孟子弟子列傳序稱一十九人蓋益以滕更也

十大而脩而矣孟子繼之以脩辭立其誠
謂脩己之德脩辭立誠之謂也
脩辭立誠
脩辭立誠
脩辭立誠

張揖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劉熙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

葛洪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劉勰曰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蝦蟆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乃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觀學死

陸德明曰爾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畧盡訓詁

裴肅曰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爲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式

歐陽修曰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

漢之閒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
之如瑟兮僩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
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書
之後耳
葉夢得曰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
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
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
文增補之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
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
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
及西域反書頗近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
則古之學方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
類而漢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隋經籍志又以爾雅
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
曹粹中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
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
其書知毛公以前其文猶畧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
之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欲學
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
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
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
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按平帝元始
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出自毛公之後

矣

朱翼曰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

林光朝曰爾雅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投諸箋注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爲不足學也不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始廢

陸德明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劉歆以注蟲魚爲不切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郭璞序亦第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

錢文子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

王應麟曰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蔌字書不見相檻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鼹鼠盧若虛之辨鼫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　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鼹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又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

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絶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府巾切國謂四極汎西極之水也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楊士奇曰爾雅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

張崇縉曰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爾雅所載大極天地四時之幽窈細察昆蟲草木之瑣屑顯悉人事之庶微析群言之錯故自漢以下列諸經籍布諸學官儒者靡不覽誦嗣是作者若釋名埤雅廣雅博雅小爾雅諸書雖各陳所見以足未完其實大綱咸肇於爾雅奇遂古妙莫能過焉

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也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即子夏之詁傳也

佚

陸德明曰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

卷

按犍爲舍人注爾雅賈氏齊民要術引有二條其一斫斷謂之定注云斫斷鉏也一名定其一薪蔓大薺注云薺有刺故言大薺而今本爾雅注疏俱無之

又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雖不傳間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如釋言原作蠶繭介繭作綃注云綃羅也介別也渝作孺窕作跳注云跳者躍之間靦注云擅也釋

訓條條作攸攸嬌嬌注云得勝之勇也洸洸作僩僩莞莞作雄雄委委佗佗作韙韙宎宎注云心之美也赫赫作奭奭導導注云舞貌夢夢訩訩注云煩懣亂也仇仇敖敖傲也傲作毀注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仳仳注云形容小貌

饎作喜注云古曰饎履帝武敏敏作畝注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畝畝之中而生后稷蘆筍戚施注云蘆筍巧言也戚施令色諂人夸毗注云卑身屈己也釋草舣九葉注云九枝共一莖中摍作中鳩注云兔奚名顆東顆東名中鳩釋木蓁莖著莖作柢著作都樗作皐櫟其實梂注云栗實名梂

梂梂梂

樊氏光爾雅注

隋志三卷 唐志釋文序錄六卷

佚

陸德明曰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璇疑非光注

按樊氏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釋言舫作坊汸作坍釋訓躍躍作濯濯儵儵作攸攸皇皇作浩浩慆慆作遥遥又作洮洮釋草殿作駭釋木著作屠椁作楷繫作褵炕作抗釋鳥爰居注云似鳳凰亢鳥注云雞大皆邢氏疏所不載

李氏巡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汝南人後漢中黃門

按李氏注釋言虹作降握作渥麎作麤釋器康瓠作光瓠箴作筵釋鳥鶼鶼注云鳥有一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也釋獸麝父作澤父亦見釋文

孫氏炎爾雅注

隋志七卷 唐志六卷 宋志十卷 釋文序錄三卷

佚

顏之推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按訪碑錄載淄州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山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年立惜今不可得見矣

郭氏璞爾雅注

隋志五卷　唐志一卷　釋文序錄宋志三卷

存

璞自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旨歸敘詩人之興咏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與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灑藻之客靡不欽玩躰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有隱滯援據徵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陸德明曰先儒於爾雅多爲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聞强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

陳振孫曰爾雅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述異記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

祝穆曰爾雅臺在硤州郭璞注爾雅於此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魚吞墨

經訓有所灌器以載家雅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采證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劉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陸德明曰先儒於爾雅多爲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聞强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

陳振孫曰爾雅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魚吞墨

千年猶黑

爾雅圖讚

七錄二卷 隋志爾雅圖十卷唐志一卷

佚

鄭樵曰爾雅圖蓋本郭注而爲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則其圖可圖也

爾雅音義

唐志一卷七錄二卷

佚

江氏灌爾雅音

隋志八卷唐志六卷

佚

唐志一卷

佚

晉書灌字道羣陳留圉人吳郡太守

按張彥遠名畫記云灌字德源陳尚書令至武德中爲隋司馬著爾雅圖二卷音六卷讚二卷

沈氏旋集注爾雅

隋志十卷

佚

史傳沈旋字士規武康人梁尚書僕射沈約子襲封建昌縣侯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父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梁爲給事黃門侍郎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内史
在任清治卒官謚恭侯有集注邇言行世子實嗣弟趨字
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陸德明曰梁有沈旋約之子集衆家之注
施氏乾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國子祭酒
顧氏野王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舍人顧野王既是名家今亦采之
按顧氏注釋言虹潰也虹作訌郝氏疏引大雅抑
篇云實虹小子召旻篇云蟊賊内訌蓋本之
陸氏德明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存
爾雅音義
宋志二卷
未見
玉海天聖四年五月國子監摹印陸德明音義二卷頒行
曹氏憲爾雅音義
唐志二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高氏璉爾雅疏

宋志七卷

佚

裴氏瑜爾雅注

宋志五卷

佚

中興書目爾雅注五卷唐裴瑜撰其序云依六書八體撮諸家注未盡之義勒成五卷并音一卷今本無音

釋智騫爾雅音義

二卷

命杜鎬孫奭詳定

邢氏昺爾雅疏

通考三卷

佚

晁公武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齋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令釋其文義最明者爲定

吳任臣曰昭齋河中龍門人孟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尋擢御史中丞後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門下侍郎進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所著有爾雅音畧三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爾雅二

邢氏昺爾雅疏

宋志十卷

存

昺自序曰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由是聖賢開出詁訓遞陳周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爾雅音圖三卷

佚

爾雅音圖三卷

佚

爾雅音圖三卷

佚

公召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昆蟲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辯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註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者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洛州永年縣事臣劉士彤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略謹序

晁公武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傅良跋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以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寖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

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亦廢予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予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程敏政曰爾雅疏序在舒館直雅集中題曰代邢昺作

王氏雱爾雅

佚

項安世跋曰予讀王元澤爾雅爲之永歎曰嗚呼王氏以大好文學處富貴即其所以名顓蒙導命章世祠攖予雲詐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疏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愎招合一時之群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感吾國而覆之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爲之津梁可不痛哉

陸氏佃爾雅新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爲雖使郭璞擁蠭旌清道跋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

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曰玩物喪志斯其爲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通刻於嚴州爲二十卷

鄭氏樵爾雅注

三卷

存

樵自序曰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失而後有箋注爾雅與箋注俱奔走六經者也但爾雅逸箋注勞爾雅者約六經而歸爾雅故逸箋注勞有詩書而後有爾雅爾雅馮詩書以作往往拾六經故勞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其孰以爲周公哉爾雅釋六經

名也明百家箋注皆可發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人所不識者當釋而釋之曰應釋人所不識者當釋而不釋者曰不應釋古人語言於今有變生今之世何由識古人語此釋詁所由作五方言語不同生於夷何由識華語此釋言所由作物有可以理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可明故借言之訓以爲證此釋訓所由作宗族婚姻稱謂不同宮室器樂命名亦異此釋親釋宮釋器釋樂所由作人之所用者人之事耳何由知天之物此釋天所由作生於此土識此土而已九州之遠山川邱陵之異何由歷此釋地釋邱釋山釋水所由作動物植物五方所產各有名古今所名亦異謂此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所由作何物爲六經集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

川草木蟲魚鳥獸而謂經以義理行乎其間而爲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故曰六經之文爾雅謂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生不應識者也故爲之訓釋義理者人之本有人生應識者也故嬰兒知好瞽者聾者知信義不馮文字而後顯不藉訓釋而後知六經所言早爲長物何況言下復有言哉故爾雅則明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得釋則人知雎鳩爲何禽河洲爲何地哉人所應識者緯也虛也釋則不顯不釋焉後之箋注家反是於人不應識者則略應識者則詳舍經而從緯背實以應虛致後學昧其所不識而妄其所識也蓋人所不應識者經也實也不得釋則惑得釋

無他生於本來識者而作不識者解耳爾雅訓釋六經極有條理然只是一家之見又多狥於理而不達乎情狀故其所釋六經者六經本意未必皆然樵酷愛其書得法度今之所注只得據爾雅意旨所在因採經以爲證不可叛之也其於物之名大有拘礙處亦略爲之揆正云爾

陳振孫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爲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此其

爲說元雅編而倫注釋之書則名言

俠

王瓚曰翼字雄飛青田人建炎中徙居樂清玉甲朋之師也

羅氏願爾雅翼

三十二卷

存

願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耑萬彙芸芬並生其閒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群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傑出其倫使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圂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

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為畜猛鷙服循異物著之鳥
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與之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
萬品皆由乎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以
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
畫仰天俯地窮魚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
服贊死生之物以明卑尊吹竹聽鳳為樂本原魯論貴多
識畿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
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
於漢世學者自為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撫旁穿萬物異名
始著於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
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産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
不相沿鄭人命狐鼠疑於與番大書之相殺譬則為商

丈臣有薦諸不可沉蘘惡菱闕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
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鴟
女匠魚罟為筌六駮以為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
艸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原因爾雅為資略
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
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林皐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
及芻薪農圃以為師釣弋是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
之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
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
末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
時人主以裁成通之於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
行後有子雲君山之儔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斯亦宏矣

王應麟後序曰爾雅翼三十有二卷歙羅公願端良讌惟大學始教格物致知萬物備於我廣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類推卓爾先覺即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水華庭草玩生意以自怡雞雛觀仁乾坤具梅枝鉅而包萬彙乎觀物纖而析衆芳乎楚辭約不膚陋博不支離蓄德致用一原同歸彼謏聞者誤荔挺杜若不識蟹螯駭牙重常徒詰怪而麋鴞售欺矧編絶簡脫之餘爲虎魚豕柳卯荼茲至於菜綠棣黃蘋蘋薺汝華薄萊藁熊能螭离鴟鶴鷸鷾雜糅而紛披諼蕙導藁傘蜂嚶鷹訓義之參差芑有菜葦粟之別杞有梓柳櫰之殊名之相混獸則蛭蜩蝦蛤草則鼈蚯蠙雌女孽之亲與樗異鳴埜之瞿與鸝異校諸經而多違卜商先大同稱有棍有虞范氏鸞異物其大以爲草頌范氏謂容婦職以音變爲啄以字迷堯非舜榮儷句爲嬉豆逼莫解荇蓴白蒿蔡問稻何草而謂羊蹄鴟候氣廢葭蓴議樂昧秬秠或有能辨蒲盧表枸杞別象膽與駮而問天雞指不勉之善取騶虞窺腊然洽通之彥猶蒟醬失對謬剥棗於幽詩蓋鶩遠略近躐高忽卑孰知爾雅附於經多識是資諸儒箋釋角立鑿畦歆炎樊李文學健爲景純之後顧謝沈施陸音邢疏分纚並馳鮒演以小累矩疊規揖廣憲博劉續陸增斟酌羣言嚌醇擩醨理無窮書有賾未窺夫浩倉槃物化育亡厓益不殫名隸首難徧稽山經所有恢詭譎奇地負九十物草十二衰考工記卻行紆行之屬鴻烈庶鳥庶魚之類萬品千岐物物而察必研其幾匪淹綜沈潛貫璣組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黜克鉤索幼眇甄剖是非淵哉若人如五總龜筆爲鉏耒
迺芸迺藩覽故考新揆叙物宜根極六藝氷渙昔疑囊括
百家抉庾擿瑕豈惟傳騷說詩亦解頤篹次有典則班馬
可追爲雅忠臣翼之以飛本立言之志欲率是佐時陶冶
旁薄印贊範圍中和位育與物春熙匪衛豹鼠之辯以貽
蟲魚譏入國問喬木誦其文爲師昔者朱子稱經緯縝密
惜其先菱小集僅傳知此者希歲甲午書成迨庚午九十
七載出若有期自今顯行式永厥垂繇是進大學之道學
者葆之先是公之從曾孫裳録藏家楹訪求得其書則前
大學博士方君回也識卷後而刊於郡者浚儀王應麟也
元田畝曰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汪齋羅公
願字端叔宋文獻惟曩哉又四十六年咸淳庚午歲子薛渡後文章有先
生君子薛夷仲父議士矣
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爲青草賦以壽其先
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
此以南劒州守陞辭孝廟大賞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乙
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
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
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
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田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抄副本
二十二卷侯躬自校讐雖庾聞隱說具能知所自來可謂
後世子雲矣田竊謂後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竊
多靡勞餘力意義曉然古人有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
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北溪字義而眞西山讀書記

爲尤精車冕黼服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爲尤博
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謹陸璣張揖曹憲邢昺陸
佃不如此翼之爲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爲儒
易易矣雖然學陋俗壞承襲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
知覺言仁以詐謀言智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廻
言生死以祠廟言鬼神詖淫邪遁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
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注本草爲世之害而不以誤
注易爲世之大害識者患焉賢侯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
螭直北門是將推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麤將無不一歸
於是云

洪焱祖跋曰鄉先生羅公端良著爾雅翼三十有二卷釋
草八卷凡一百六十八名釋蟲六卷凡七十八名釋木四卷凡四十名釋
魚五卷凡五十五名通爲名四百有奇附見者不與夫爾
雅之作多爲釋詩毛公傳詩皆據爾雅今觀此翼明詩之
義者一百二十章明三禮之義者一百四十章有奇他如
易象春秋傳閒亦因有發明蓋先生成此書時年三十有
九經學最精非但爲爾雅之翼而已也咸淳庚午郡守厚
齋先生浚儀王公應麟始刊布之今五十年矣板逸不存
郡守自齋先生北譙朱公霽屬學官訪求墨本節費重刊
且以難字頗多初學未能遽曉俾焱祖詳加音釋附於各
卷之末又舊本出於筆吏之手頗有訛舛謹爲正之所不
知者闕昔莆田鄭公樵序昆蟲草木略以爲學者皆操窮
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於名物之實學則置而不

問愚嘗竊疑其言之過及觀所作草類以公之博物洽聞猶不免自以蘘蕙爲一物則知鳥獸草木之學豈易言哉先聖教人學詩多識者此也學者觀於此冀其勿以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藉口而自恕云延祐七年

顧璘跋曰予向嘗讀宋羅鄂州集見朱子敬服其文以爲南渡以來文人之所鮮有近復得鄂州所著爾雅翼於其遠孫惟美則又以見鄂州之學之博而非人之所易窺也爾雅博物之書也天下之物廣矣一物之理未窮則一物之知缺焉學者之意豈不以一物未窮若無害乎其學而不知學之疎淺未必不自茲而始也孔子生知之人也其入太廟必每事問復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歟況宋世是所以爲學之道蓋無難於格物群矣學者能復雅並行有不俟後世之子雲而知之矣正德己卯都穆序曰爾雅周公書也昔之志藝文者以之附於孝經志經籍者以之附於論語皆所以尊經也唐四庫書目始置之小學之首至宋邢昺等奉勅爲疏爾雅遂復與諸經並列由周而後人之作者漢孔鮒有小爾雅魏張揖有廣雅宋陸農師有埤雅此外又有爾雅翼者其爲卷三十有二總十萬餘言宋知鄂州新安羅公願之所著也書嘗一刻於宋再刻於元以屢經兵燹人間罕存雖公之後人與鄉之士夫閒有藏者率皆繕寫且多譌缺予家舊藏乃宋刻本後以歸李工部彥夫蓋彥夫新安人也今羅公十六世孫文殊持是書來謁詢之知其捐貲新刻即予向所遺

李君者也遂作而歎曰博哉羅公之學乎世之學者多務高遠而忽卑近至於訓詁直眇焉視之以爲無用而不足究心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孔子之教學者曰博學於文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而況大學之教先於格物夫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孔子聖人也嘗辨商羊識萍實論者謂其小吾夫子殊不知人而曰聖以其無所不通使有問焉憮然無答其與庸人亦奚異哉大抵學以聖人爲師古之人如東方曼倩張司空其學雖不能窺聖門牆而其博物人到於今稱之世之君子或猶有未逮然則物豈可以易格學豈可以自足也哉是書之出後於陸氏而考覈名物援引百家所謂其涵如海其負如山者誠非虛語若其博一規陸氏治聚過之學者得比不矣旁求旁證而坐攻格物之功人固亦多矣惜乎史闕公傳文獻通考之功則公澤之及人固亦多矣

三十二卷

存

徽州府志洪焱祖字潛夫歙人由平江學錄遷衢州路學教授改處州遂昌簿以休寧縣尹致事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列於徽學今廢

陳氏櫟爾雅翼節本

佚

櫟自述曰羅鄂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

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當編一節本

胡氏炳文爾雅韻語　未見

倪氏素爾雅略義　十九卷　未見

張萱曰元至正初檢討倪素節略郭郝二家注疏進御抄本

薛氏敬之爾雅便音　未見

譚氏吉璁爾雅廣義　五十一卷　存

顧炎武曰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手施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士名氏爾雅音訓　通考二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尚狹頗增益之

互注爾雅貫類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不知作者取字同者類之

爾雅兼義

通志十卷

佚

爾雅發題

通志一卷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韋經一

漢石渠五經雜議唐志題劉向

漢志十八篇唐志七卷

佚

范甯曰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

劉勰曰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

呂祖謙曰宣帝論五經亦長專門之風其用經術差勝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帝

按徐天麟西漢會要彙載雜議羣儒姓名蕭望之
韋元成施讐梁邱臨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
山拊張生薛廣德戴德戴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
有五人攷假倉以小夏侯學爲謁者論石渠而徐
氏失載又大戴未聞其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

劉氏向五經通義

隋志八卷七錄九卷唐志同

佚

王應麟序曰劉向辨章舊聞則有五經通義通義者漢五
經課試之學也維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傳業支蕃
至晚書賢良茂才策則有通義之目人系
而爲之說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
說無以發羣獻之眇旨說詳而不反約無以折衆言之殺
亂故必泝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粤自木鐸聲
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
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
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
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斯謂之通矣嫩哉
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
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
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若
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禩通一藝者

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者復之博士十四昉於建武選受四經俶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試誦說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褒傳慶氏禮亦纂通義十二篇觀其名可求其略矣還觀有漢之盛鉅儒石師開門授徒著錄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禩綿邈湮沒居多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大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使自賦通其實宋之無超父并劉於觀聖道必依皇疏終始否則續以藥藻

涓以緯侯蓁茲詭辨稽古曼辭燕說鄙書吾道莠矣焉得而通諸雖然經學至於通而止漢儒之說猶得以考同異折是非也暨唐貞觀十二年會萃章句爲正義百七十卷由是舉天下宗一說而無深造自得之功若明經又變爲帖誦而口義墨義興焉君子又惜通義之不傳於今也

按五經通義唐志尚存觀王伯厚擬序宋季已無傳矣今就羣書所引者次於後冬至陽動於下推

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久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方萬物氣微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此助之始夏寢兵鼓不設政事何所以助陰氣之養也震與霆皆震也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系乎陽也

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祭日為皆有功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明神從宮也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歲一祭焉禮曰出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禮風伯雨師於東門外各即其位也其祭之奈何曰祭日者縣祭月者祭風雨者槱祭星者布祭山川者沈各象其貌也王社籍田中為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泰山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岱宗處之長也言為羣岳之長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締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何以爲在於中也國之南附近辟雍依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爾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闕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頖之言半也頖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三王教化之宮皆名爲學曰學校者校之言教也校以敎道之象也號者所以表功德義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方明爲主覲禮云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兌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所以爲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陳列其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問曰天子有天子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顓頊帝嚳猶專頊猶愉平嘗自愉儉嗛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謚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

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
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若丽無爵故無謚崩
薨從何王始乎曰從周何以訂之曰尚書曰放勳
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
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義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
崩是也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
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
而爲之斷閔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
王冕夏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寸前起冕
長六寸廣八寸員冠前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旒
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
青組旒皮弁冠前後玉飾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乎仁揩而不撓有似乎義
有瑕乎內必見於外有似乎信垂之如隊有似乎
禮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有
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
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
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黃帝樂所以爲
咸池者何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也
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
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
舞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爲鐘石爲磬
絲爲絃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塤革爲鼓木爲柷敔
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歌之言讙也以厚志意

故發聲而歌長言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舞四尸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尸之樂曰侏離南尸之樂曰任西尸之樂曰禁北尸之樂曰昧東尸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尸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尸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尸之樂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聞宮聲無不溫雅而和之聞徵聲無不善養而好施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餘見正義者不具錄

五經要義　唐志題劉向撰

隋志五卷

義疏文類聚引要義文云周禮鎛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磬一堵謂之肆初學記引要義文云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當孟春啓蟄既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又云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宥制萬國者也又云古者蓑於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祖其朝服見裘裏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承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祖謂之裼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又云諸侯黼裘以誓田雜羔狐爲黼文也又云天

子之笏謂之珽挺然而無屈也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綿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韠名有三朝廷則謂韍韠宗廟謂之韠韐韍者大帶之餘非韠也天子朱韠諸侯赤韠赤盛色也又云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道路之神以祈也又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又云磬立秋之樂也杜氏通典引要義文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太平御覽引要義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環以記過失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於左者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

沛獻王劉輔五經通論

佚

後漢書沛王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

金樓子劉輔性矜嚴有盛名沈深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世號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熊方曰沛獻王輔光武子建武十五年四月封右馮翊公十年十月進爲中山王二十年六月徙爲沛王

班氏固等白虎通德論一作議奏一作通義

隋志六卷宋志十卷

存

後漢書楊終傳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

孝明八王傳東海恭王彊傳歩經書自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

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

班固傳遷乡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其事

蔡邕由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劉知幾曰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通鑑曰白虎觀議五經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中興書目白虎通十卷凡四十篇今本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

呂祖謙曰講白虎觀議論發於楊終以人才好惡定諸儒是非亦未爲得

陳振孫曰章帝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曹氏彖五經通義十二篇

佚

按劉向曹褒俱撰五經通義韋書所引大都皆向之說愷太平御覽一條竊有可疑文云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何言歌在堂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柝之樂舞於堂西夷之樂陳於戶以是明之度劉向時援神契未行於世至褒撰禮多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然則此蓋褒十二篇中語也

許氏愼五經異義

隋志十卷

佚

後漢書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再遷除汝長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新唐志鄭分駁

按許氏異義唐以後無傳僅散見於初學記通典御覽諸書所引至於鄭康成駁議三禮正義而外僅存數條一曰妾母之子爲君子得尊其母爲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爲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爲君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爲夫人秋公羊宗朝是子而尊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故

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議是也鄭氏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爾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氏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一曰奔大喪左氏說諸侯蕃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空故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大夫也鄭氏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綅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唅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使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唅且賵又會葬爲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辭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儐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耶孔氏禮疏亦引之其文稍異大鴻臚陛生說諸侯喪逾年即位君薨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喪未踰年即位君薨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按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睦生之說非也鄭氏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

何以畢廢尊一曰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
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
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惡心盡恩不得
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
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
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鄭氏駁云未踰年君者
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
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
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
於陵云一曰諸侯未踰年不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
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
子鄭伯代訖未踰年而卒事而小會同安父位不稱
以上事出則稱子作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
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
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
也鄭氏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
上猶稱太子者是爲考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
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
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
是非王事而非子耶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
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
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

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制君喪未葬巳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一曰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尊事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方氏鄭氏馭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無主事與

伯伐許何異一曰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非老婦也鄭氏駁云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祝融是老婦攻鄭氏於何休漢議亦有駁而今罕得傳錄此可以類推矣又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鳧八鳧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地九夫爲辨九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六表而當一井

井偃潴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其詮井地義亦與後鄭周官注不同

張氏遴五經通義

佚

鄭氏玄六藝論

隋志一卷

徐彥曰鄭君先作六藝論然後注書

史承節撰碑畧曰公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精通禮樂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挍論古今劉瓌范升憲章文義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節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

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
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
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
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温偉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公儒
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答咸出
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歎服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
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
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
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
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公後
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
經終有頃者寢疾薨年七十熹平五年葬於高密縣西北一百五里磨石鄉

山之原嗚呼哀哉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
父老請爲文因爲之銘

呂祖謙曰康成貫通六經會合衆說於經大有功

按鄭氏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
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孔氏疏引叔機注云六紀
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
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
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叔機未
詳何時人

又按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
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邱江翁而外蓋寥寥也

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愼五經異議有駁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萬歲遥天初州剌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奥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於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矣以朋之藍緯所取特其醇者耳使祕

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於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明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峯蔡氏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

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包之文也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詠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

鄭記

隋志六卷

佚

隋書鄭玄弟子撰

劉知幾曰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

鄭氏小同鄭志

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

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隋書鄭志魏侍中鄭小同撰

劉知幾曰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鄭志

按鄭志載於正義及通典者大抵張逸趙商冷剛田瓊炅模問而康成答之又有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弟子互相問答之辭

魏氏禧諸經解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九終

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無參考
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
後學歙縣吳鳳華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二

何氏妥五經大義

五卷

佚

隗氏禧諸經解

佚

世語隗禧字子牙京兆人黃初中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魚豢嘗從問左傳禧答曰欲知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

氏直相斫書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

王氏肅 聖證論

隋志十二卷 唐志十一卷

佚

魏志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 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譙氏周 五經然否論

佚

通志譙周撰元熹撫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梁理則

杜佑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小紀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虞喜難之曰禮文三殤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父舍經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己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

按譙氏然否論羣書引證絕少僅綴二條於後一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

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一云漢初或云三老荅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漢度殘闕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荅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荅拜是使天下荅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荅子拜士見異國君亦荅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

傅氏咸七經詩

闕

晉書咸字長虞咸寧初襲父爵休奕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御史

王應麟曰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徐氏苗五經同異評

七錄一卷

佚

晉書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

束氏晳五經通論

佚

楊氏方五經鉤沈崇文總目方作芳舊唐志鉤沈作鉤深

隋志十卷

佚

晉書楊方字公回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
崇文總目晉楊芳撰答難申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沈義篇
第七闕今少五篇
中興書目晉高涼太守楊方撰自序云晉太寧元年撰鉤
經傳之沈義著論難以起滯
按鉤沈已亡其見於羣書所引者有云夫鳥遊曠
澤之地而比翮者萬羣虎居繁林之藪而接豪者
千數又云夫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桃林披葦而
名鳥深入又云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並云吉凶
無生而知之物有若此之驗又云生而
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
既判懸象列暄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
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乎黃爾綸天地之體窮
竟有生之機瞻天爲師用醒已心故曰生知不亦
審乎

徐氏邈五經音分見各經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徐邈博涉多聞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
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

戴氏逵五經大義

隋志三卷

佚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師事范宣徙居會稽之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郡縣敦迫乃逃於吳王珣請徵爲國子祭酒復不至周氏楊五經咨疑唐志周楊作楊思

七錄八卷

佚

梁武帝五經講疏

佚

梁書孔子袪傳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檢閱羣書以爲義證

高氏講武英殿五經義考卷講官編修梁詩正校勘

山賓等覆述制旨朱异賀琛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泰捨身而後祈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

賀氏瑒五經異同評

七錄一卷

佚

顧氏泉六經通數

隋志十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梁書鮑泉字潤岳東海人少事元帝累遷至信州刺史世祖令與王僧辯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城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鵠磯

隋志梁舍人

沈氏文阿經典大義

隋志十二卷玉海十八卷

佚

經典分儒大義序錄

隋志二卷唐志十卷

佚

王氏元規讀經典大義

十四卷

佚

孫氏暢之五經雜義

隋志六卷

佚

王氏煥五經決錄

五篇

佚

七世孫通曰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邯鄲氏綽五經析疑

隋志二十八卷唐志三十卷入法家

佚

按析疑文見於初學記所引者有曰漢志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制禮以節事修樂以導志故觀其禮樂理亂自知也又曰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亡事也又曰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之始象法鳳皇

佚

房氏景先五經疑問

十卷

佚

冊府元龜魏房景先孝文時爲太學博士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曰辨疑合成十卷

葉廷珪曰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篇其語典詣

山東通志景先字光宙山東武城人累官齊州中正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王氏神貴五經辨疑

十卷

佚

後魏書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王神貴益之名爲辨疑

常氏奭五經畧注

佚

奭自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緊甯越庸夫也講藝以成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敬而不慢待者接深於禮樂而不奢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一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

冊府元龜常奭字仕明河內人置學館於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奭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畧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

葉廷珪曰常爽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
時號儒林先生

張氏鳳五經異同評

十卷

佚

樊氏深五經大義

隋志十卷

佚

七經義綱

隋志二十九卷

佚

質疑

隋志五卷

佚

按樊氏義綱見於類書所引者有云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又云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又云車上五兵戈戟矛弩夷步卒五兵戈戟矛

辛氏彥之五經異義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北史辛彥之隴西狄道人隋太常少卿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撰五經異義一部行於世

何氏妥五經大義

五卷

佚

劉氏炫五經正名

隋志十二卷

佚

王氏失名五經通

唐志五卷

佚

隋志六卷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五經義畧

七錄一卷

佚　男　昆田　按

五經算術

隋志一卷

佚

五經算術錄遺

隋志一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撰五經異義一部行於世

正經異義叢書

佚

劉氏請基五卷名

正經異義十二卷

佚

王氏洪緒五卷通

正經案異五卷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三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

唐志三十卷分見諸經序錄一卷

存

德明自序曰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閒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畧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聞指要夫筌蹄所寄惟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文言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淳和含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資學以知道故唐堯師於許由周文學於虢叔上聖且猶有學而況其餘乎至於處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斷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改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豈可易哉予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夢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況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雙坊異同委悉詮次著雅一卷號曰經典釋文論語老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示傳家之學用貽後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爲但代匠指南取笑於博識既述而不作言其所用亦何傷乎云爾

舊唐書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習賜其家布帛百匹

崇文總目德明爲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列注傳全錄文頗乖詳畧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飜語以增損之

晁說之曰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爲釋文惠乎學者深矣

晁公武曰經典釋文三十卷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陳振孫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釋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典書日始入之小學非也

顏氏師古匡繆正俗

唐志八卷內說經四卷

存

顏揚庭進表曰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浹地況乎聖帝陛下謙膺圖籙義切鸞山務進讀於宸扆臣

晁公武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說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永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振孫曰莆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言揚庭表以爲豪草纔半部帙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集中所辯甚詳

趙氏英五經對訣

唐志四卷

佚

唐書注英龍朔中汲令

劉氏貺六經外傳

唐志三十七卷

書序書子名字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歷音樂醫算之術

終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裴氏矩卿微言注集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鄭縣尉

顏氏真卿五經要畧

通志二卷

佚

李氏適九經要句

佚

熊氏執易九經化統

五百卷

佚

李肇曰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獻卒於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至今藏於家

凌氏準六經解圖

佚

柳宗元曰富春凌君字宗一爲崇文館校書郎累遷翰林學士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著六經解圖人文集未就

張氏參五經文字

唐志三卷

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

之末後漢許叔重集收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
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
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
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
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畧著字林五篇以
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
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
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
失六書猶爲小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
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
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互
發穿鑿使相難極取以前古得地後儁通翁家益之數經典籍
訓詁爲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
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
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音非一讀學者傳授義有所
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傷而已
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眞乃命孝廉
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
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
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
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
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近代字樣多依
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

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
暑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
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歷十一
年六月十日司業張參序

林罕曰大歷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
部

陳振孫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
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合而考之以經文字非
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畧而不集
顧炎武曰張參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繆失甚有功

唐志一卷

存

唐會要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諭
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汴宋等州觀察處置使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彡度狀
準太和漆年十二月五日敕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
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
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訖諸經之
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
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
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或
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

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詔糾誤從之

乡度序曰臣聞泰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由是遂徵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訖盡所知大歷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穴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

附定俗字體訛變從之

制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林罕曰開元中唐乡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

陳振孫曰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乡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爲經設故附見於此往宇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爲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王應麟曰唐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乡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以考正俗體訛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

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言者謂張參唐兮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

陶宗儀曰唐兮度不知何許人文宗時待詔翰林作九經字樣辨證謬誤

張氏鎰五經微旨

唐志十四卷

佚

唐會要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張鎰撰五經微旨十四卷上之

唐志一卷

佚

唐書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歐陽氏融經學分毫正字

通考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辨正經典文字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全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韋氏處厚路氏隋六經法言處厚會要作王經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會要長慶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隋撰五經法言二十卷上之

舊唐書韋處厚居納誨之地乃詮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

唐書穆宗立韋處厚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帝沖怠不向學與路隋合詩書易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卷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

處厚隋進表曰臣聞三皇講道五帝講德三王講仁五霸講義所講不同同歸於理理道之極備於六經雖質文相變忠敬交用損益因時步驟不一然釋三綱越五常而致雍熙者未之有也自秦火蕩燬孔壁穿蠹曲學異塗專門

[illegible]代弊形於當年其知愈博[illegible]

其得愈少大然通方之士達識之儒且猶不爲也況南面之尊師道之奥豈不貪而積而遺其[redacted]者乎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精義神授博識天資山峻詞峰泉畜學海膺休運則混六合而不讓思屈已則舞兩階而不疑故當希聖踵帝肩王轢霸可以區區近躅擬於聖德哉臣處厚臣隋採合易詩書左氏春秋孝經等因其本篇掇其精粹論紀先師微旨今亦附於篇末總題曰六經法言合二十卷

竊上取諸身必本於五事通諸物兼暢於三才始九族以及於百室刑室家以儀於天下聖君良佐之往行哲人莊士之前言天人相與之際幽明交感之應窮理盡性之辨藥石攻磨之規堯舜禹湯文武理亂之道盡在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之義必舉其興可以觀其違可以戒此其所存者至如爻象錯綜陰陽難名比興箴誨幽隱難釋詰命訓諭古今不合威儀數制命諸有司褒貶揚摧歸諸史法此其所遺者也商鞅之說秦帝歎帝道之難行太宗之納魏徵流王澤而廣被由是言之道無遠近德無重輕能者挈之如毛羽不能者舉之如嵩岱今逢希代之君當難合之運故不能以百家邪說六國縱橫秦漢刑名魏晉偷薄爲盛時道歷代帝王皆務纂修集魏稱皇覽梁著通畧鄴中則有修文之作江右則有壽光之書但誇耀於見聞非垂謀於理本臣今所貴實異斯作陸賈奏甚卑之論尚稱善於高皇方朔獻雜糅之說猶見知於武帝伏惟陛下機務之暇燕息之餘時加省覽天下幸甚

唐志四十卷

佚

崔氏鄙高氏重諸經纂要新唐書本傳作六經要言志作經傳要畧

唐志十卷

佚

唐會要寶歷元年三月高重崔鄙進纂要十卷

舊唐書鄙與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省覽賜錦綵銀器

新唐書敬宗嗣位鄙自侍講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以副厚恩帝曰朕少閒當請益鄙退與高重類五經要言爲十篇上之

以便觀省

慕容氏宗本五經類語

唐志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泰初幽州人大中時

李氏肇經史釋題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起九經下至唐代實錄列篇帙之凡

緊釋其題

王應麟曰其序云經以學令爲定以藝文志爲編史以史

唐志二十卷

佚

劉氏鎔經典集音

唐志三十卷

佚

新唐書注鎔字正範絳州正平人咸通晉州長史

尹氏思貞諸經義樞

佚

馬氏光極九經釋難

宋志五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邱氏光庭　兼明書

宋志三卷

存

陳振孫曰唐國子太學博士邱光庭撰

僧十朋五經指歸

宋志五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一終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羣經四

宋眞宗皇帝十一經詩

二十七章

佚

玉海祥符七年六月庚辰上作周易詩三章七月辛亥作尚書詩三章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庚戌作周禮詩三章九月甲戌作儀禮詩三章十月甲戌作儀禮詩三章十二月庚辰作公羊詩三章八年正月丁未作穀梁詩三章閏六月癸巳作孝經詩三章賜羣臣和

胡氏旦演聖通論分見各經

宋志六十卷內目錄一卷

佚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注得失參糅故作論辨正之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公武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中嘗獻於朝博辨精詳學者宗焉

陳振孫曰易十七書七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爲目錄旦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貶晚尤黷貨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陳著卿曰臨海人字造之大中祥符六年詔舉遺逸章守德象以名聞詔索所著經解以進授將仕郎本州助教

黃氏敏求九經餘義

宋志一百卷

佚

會要祥符五年正月以懷安軍鹿鳴山人黃敏求爲本軍助教敏求明經術嘗著九經餘義四百九十篇轉運使滕涉以其書上進帝命學士晁迥等看詳迥等言所著撰可采故特有是命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黃敏求撰撅諸家之說是非者裁正之

中興書目注疏之外言其餘義凡四百九十有四篇
孔氏維等按勘五經正義
百八十卷
佚
玉海端拱元年三月
孫氏奭經典徽言
五十卷
佚
玉海天聖初孫奭撰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
言上之
胄氏昌朝羣經音辨

昌朝自序曰臣聞古之人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蓋資性敏悟材智特出者焉臣自蒙恩先朝承乏庠序遊今入侍內閣凡二十年年踰不惑載能涉獵五經之文於五經之道固未有所辛嘗患後世字書磨滅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備載諸家音訓先儒之學傳授異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訓殊別者衆當爲辨晰每講一經隨而錄之因取天禧以來中秦所志編成七卷凡五門號羣經音辨一曰辨字同音異凡經典有一字數用者咸類以篆文釋以經據先儒稱當作當爲者皆謂字誤則所不取其讀曰讀爲讀如之類則是借音固當具載二曰辨字音清濁夫經典音深作廣作廣世或誚其儒

者迂疎強爲差別臣今所論則固不然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字音乃重信稟自然非所強別以昔賢未嘗著論故後學罔或思之如衣施諸身曰衣冠加諸首曰冠此因形而著用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此因用而著形也並參考經故爲之訓說三曰辨彼此異音謂一字之中彼此相形殊聲見義如求於人曰假與人曰假毀佗曰敗自毀曰敗觸類而求其意趣四曰辨字音疑渾如上上下下之類隨聲分義所傳已久今用集錄五曰辨字訓得失如冰凝同字汜汜異音學者昧之遂相淆亂既本字法爰及經義從而敷暢著於篇末此書繇自易書詩禮三經春秋三傳暨

著義疏釋文其載今悉取焉凡字有出諸經傳中者先儒之說必經

載者則依釋文爲解凡字之音義章灼者則不復引據音辨之作欲使學者知訓故之言咸有所自聊資稽古之論少助同文之化謹上

王觀國後序曰沈隱侯高才博洽名亞董遷始譜四聲用分清濁以彰天子聖哲及製郊居賦示草王筠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沈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次至隆石碏星冰垂培而帶坻筠皆擊節曰知音者希眞奇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嗚呼郊居賦一篇無甚高論尚病世俗不能辨其音況羣經乎約欲正音徒留意於詞章含宮咀商惡覩五經之微奧是宜梁武不甚遵用滯唾視之又何足怪夫國朝之興首以六經涵養士類逮仁廟當宁

儒風載郁典章燦然文元賈魏公總角遼曉羣經章解句
達累官國子監舉望甚休遷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慶
歷嘉祐中大拜居政地海内又寧其在經筵嘗進所著書
曰羣經音辨凡五門七卷爲後學著龜有詔頒行實康定
二年十有一月也公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庸
被知裕陵始終如一勳上柱國邑萬五千戶其遭遇之厚
極儒者榮下視沈約見薄於蕭梁眞局促轅下駒耳故能
推其所學西破趙元昊南走儂智高外絕契丹之謀内弭
甘陵之變羣經之效照若日星自胡蝗翳天神汴失守六
飛巡幸駐蹕三吳戎事方興斯文未喪上嘗神經術登用
鴻儒親札中庸班賜多士發明奥境表章六經州建學宮
敕聖謨尊師興教遂諸邑林裒五月臨安府學推明上意鏤公之旨
庠裨佩雲集是書初下繕寫相先字差毫釐動致魚魯月
患來能周給諸生固請刻本藏於黌宮以廣其傳肅王東
陽閱月方就解顧折角馳騁羣經者自是遂得指南矣蓋
五經之行於世猶五星之麗於天五岳之蟠於地五行之
蕃於物五事之秀乎人康濟羣倫昭蘇萬彙其功豈淺淺
哉自有經籍以來未嘗無音沈能著周易音三卷王儉著
尚書音四卷魯世達著毛詩音二卷李軌著禮記音二卷
徐文遠著春秋左傳音三卷非無音也無音辨爾是宜句
讀不明師承謬廢禮經以寫爲摹左氏以蕆爲遠或於老
氏更載爲哉或於洪範改頗爲陂以至讀景爲影命昭爲
韶文異而音同行翻有四召切有三文同而音異傷及史

傳諸子百家音雜字叢蓋亦不勝其訛矣甚者武夫悍卒昧於一丁老師宿儒惑於三豕取作屋穿鎚之誚貽杖杜伏獵之譏㊁㊂殊形刃穴異狀忌水乃改洛爲雒惡走乃省隨爲隋類用俗文俱緣臆出以下上爲下上以縱橫爲縱橫謚煬帝以爲虺好奇乃爾易穆公而爲繆振古如茲音辨之行固非小補漢唐藝文志箋注之書有曰音隱有曰音畧有曰音義有曰音訓有曰音釈有曰音釋有曰釋音是其於音未必能辨有曰辨疑有曰辨證有曰辨嫌有曰辨惑有曰辨字有曰注辨是其所辨未必皆音獨陽休之著書號辨嫌音又皆蕪累不經爲魏收所薄惟賈魏公沈研經旨析類辨音傳注箋題不爲曲釋櫛理疑義洛沃宸衷至先

千治心齋經理天下之教意皆物譬事意所纏解以辨明經是正譌書生不敗事君下不敗事民愈久愈明千載不泯渡江之後戎冠博帶傳習益多汴與虔鄰也民喜弄兵盜賊蠭起郡城坐甲仰食如蠶方鄰壤用師日疲饋運治賦餘暇獨與諸生雍容俎豆閒談經究微從事音辨幾於不達時務也鏤板於學雖秀民肄業瀝懇有陳亦長此邦者之所願欲也書舊有序姑跋其後云

陳振孫曰丞相眞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侍講天章閣

所上凡五門

尊氏崇業五經釋題雜問

宋志一卷

佚

楊氏安國 等五經精義

二百二十卷

佚

玉海皇祐三年十月丙申詔楊安國等以五經正義節解爲書令先撰序及名丁酉安國等請名曰五經義宗精義樞要詔以五經精義爲名十二月己亥御延和殿安國等上五經精義序進讀畢賜茶而退辛丑降付邇英閣四年六月壬寅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解二十卷十一月甲寅御邇英閣侍讀上尚書解節三十卷五年四月癸卯上禮記節解九十卷十月甲寅上春秋節解八十卷仁宗又命侍讀丁度等修纂五經精義周易節解度等言詩書必服及春秋賊亂皆舊所不講今去聖(上旨上係)

國立國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齊氏唐五經要旨

通志五十卷

佚

姓譜唐宇祖之山陰人天聖進士南雄州僉判歷職方員外郎

劉氏敞七經小傳

宋志五卷

存

中興書目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七經

晁公武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

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歐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歐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陳振孫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歐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詩書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吳曾曰慶歷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

原甫云

胡氏順之經典質疑

六卷

佚

姚際恒曰原州臨涇人舉進士爲州從事遷崇書走即

員外郎

盧氏士宗五經精義

佚

玉海仁宗實錄盧士宗在經筵撰五經精義上之詔藏史館

楊氏繪羣經索蘊

宋志三十三卷

佚

李氏清臣六經論

一卷

存載皇宋文選

劉氏彝七經中義

宋志一百七十卷

佚

王應麟曰有易無儀禮

王氏庠經說

一篇

闕

宋史王庠字周彥榮州人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大觀庚寅詔令法於天下州以庠應詔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嘗與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廖正一李廌等游紹仁爲矣已乃落王吉嘗薦舉

晁公武曰雜記經傳之義辨釋老之失

汪偉序曰橫渠經學理窟或以爲先生所自撰偉按熙寧九年秋先生集所立言以爲正蒙其平日所俯而讀仰而思妙契而疾書者宜無遺矣明年遂捐館舍所謂文集語錄諸經說等皆出於門人之所纂集若理窟者亦分類語錄之類耳言有詳略記者非一手也雖然言之精者固不出於正蒙謂是非先生之蘊不可也論學則必期於聖人語治則必期於三代至於進爲之方設施之術具有節級鑿鑿可行非徒託之空言者朱子曰天資高則學明道不然且學二程橫渠良以橫渠用功親切有可循守百世而下誦其言若旨者忽覩日月之光聾者忽聆雷霆之聲偷惰之夫或可興起志其正蒙之皆弟與其門數條與遺書所入也大理丞莆田黃君伯固志趣高遠守道篤信有先生之勇閒取理窟刻於官寺俾有志之士知所嚮往亦推先生多栽培思以及天下之意云

黃犖跋曰先生經說之類朱文公編次近思錄取之矣獨理窟世所罕見然晁氏讀書志有經學理窟一卷張某撰黃氏日抄亦謂橫渠好古之切故以詩書次周禮焉但晁云一卷而此則五卷豈本自一卷而爲後人所分未可知也考之近思錄凡取之先生文集語錄諸經說者乃皆出於理窟意理窟亦其門人彙輯文集語錄諸經說之語而命以是名殆非先生所自著也然則晁氏與日抄之所云者其又未必然先生文集及諸經說皆不傳其見於近思

錄者亦無幾猶幸是編之存先生所謂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者蓋屢書焉世之欲求先生之學者其可忽諸

王氏安石三經新義

佚分見各經

薛應旂曰王介甫解洛誥有不可曉者則闕之此亦見其不專於自用也劉子澄嘗言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拘格例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但其出於己者又不逮舊以至誤國害民　又曰介甫三經義皆頒之學官既而誅絶之甚遂泯其傳自今思之或不無一二可取當時不以人廢言可也

倪思經鉏堂雜志上曰楊時之學實主孟子其論王安石孟子三經義解具見安石穿鑿矣淵曰穿鑿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云何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人語樊遲特其一端而已而安石遂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說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楊氏時三經義辨

宋志十卷

未見

中興書目辨王安石書詩周禮三經義之失

王海紹興五年六月起居郎朱震言故龍圖閣學士楊時所著三經義辨請令本家抄錄校進

弓本中曰龜山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朱子曰龜山一出追奪荊公王爵罷配享孔子且欲劈毀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

王氏居正三經辨學

三十八卷分見諸經

佚

史佳臣謙其少缶已不爲王氏學浸亟亟六藝深亭閣肆以崇是闢非爲以覺世迷其在兵部以事請對因及王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請以辨學爲獻上許之公既上辨學而龜山楊先生三經義辨亦上於祕府於是孔孟之本旨始明天下遂不復宗王氏

宋鑑紹興五年正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辨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爲獻上許之居正乃薈爲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忠義凡所褻瀆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爲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危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爲新奇不恤義

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牴牾詔送祕書省又進言臣
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獘安在敢請
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
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
曰禍亂之原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
此因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
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
上論繫於辨學書首上之

胡氏安國　諸經講義

佚

江西通志胡安字德林寧都人政和八年進士姿州教授

黃氏震　通藏經指南

佚

江西通志黃彥遠字思邈金谿人政和二年進士為平江
府教授調吉水令

張氏邦彥　經解

佚

樓鑰曰邦彥政和二年由太學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
郎贈朝議大夫有經解雜著數十卷

鄒氏浩　六經解

佚

閩書浩字晉信福清人宣和二年鄉薦南渡後被許賜死

張氏綱　六經辨疑

宋志五卷

佚

六經確論

宋志十卷

佚

王氏廷珪六經講義

十卷

佚

陳氏光六經講解

佚

閩書字世德永春人與陳知柔爲友梁克家受業焉官封

蕭氏楚經辯

二卷

未見

陳第曰凡四十九篇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二終

後學歙縣方士慶覆校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一五六
三〇函
二六架
二七號
四八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書之印
LIBRARY OF TOKYOYU

程氏俱漢儒授經圖

秀水 朱彝尊 編

羣經五

昆田 男 校

俱

俱自序曰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爲之服桓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益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閒韓愈抗顏於

不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己成務作爲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證王珪李翔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丈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爲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而已如張禹以經爲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謂西漢之士以張禹谷永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關漢存亡之機者也然則懷姦狗利豈其志本在青紫故耶後世君子志於青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予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爲

「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出以經義取

東南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開蘇子瞻以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予卧病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於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一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蔑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爲圖又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建炎四年六月

羅氏無競經解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